國朝寶鑑 十八
肅宗
景宗

國朝寶鑑卷之五十四

肅宗朝十四

丙戌三十二年春正月備忘記下監司留守曰噫臘盡春生天地同和雨露之惠枯荄亦被而哀我同胞之民荐遭饑荒獨阽危亡爲民父母當作何懷噫頻年不稔公私蕩然設賑賙遠而聚穀不多八路仰哺之赤子若何以善爲濟活無一捐瘠耶念及于此不覺氣短也噫賑民之責付諸卿等賑救之勤否而生民之死生係焉其可忽哉咨爾方伯思寡昧

如傷之意體前冬別諭之旨視民之饑若已之饑終始必以至誠則庶可有濟矣仍念農者天下之大本也人事興於前而後地事成於後是以孟春之月皆修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坂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民者蓋此意也雖在常年勸農固爲急先之務而矧當大侵之歲乎並宜惕念更加申飭或給種糧或警懶惰毋使田野荒廢是亦方伯之職也卿其知悉舉行且以前後埋葬餓死人等歲月已久不無露出之患下教京

兆使之另飭各部一一審察着實埋瘞以存
掩骼埋胔之意○秋九月行老人宴於景福
宮與宴者一百五十人○冬十月備忘記噫
災沴之作何代無之而未有如今日之荐臻
者也究厥所由亶由否德夙夜憂畏不遑寧
處乃者雷電之變疊見於純陰之月而虩虩
燁燁無異盛夏詩人所謂不寧不令者不幸
近之未知何樣禍機伏於不覩不聞之中而
天之警告若是其諄諄耶一倍兢惕罔知攸
措修省之方益當自勉而亦豈無勑勵羣工

交相儆戒之道乎咨爾大小臣工體予宵旰之憂痛革朋比之習務盡寅協之風一乃心力奉法率職少荅天譴○行優老之典賜者老人米綿有差

丁亥 三十三年秋七月 上候自去夜猝然寒戰藥房都提調崔錫鼎等率諸醫入侍診察將退 上曰高麗注書吉再抗節不仕故不復縻以爵祿死後始為贈職矣其子孫有之乎錫鼎曰吉再革命之際不變所守故我朝褒崇之典備至而子孫有無未之詳聞若問

於本道則可知矣 上曰子孫有無訪問以
啓可也○冬十一月備忘記嗚呼今日國勢
可謂岌岌乎殆哉災沴頻仍罔非驚愕饑饉
荐臻邦本將蹶加以今春毒疫亦孔之慘京
外民死不可勝計爲民父母予懷若何每誦
宋太祖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於民之
語未嘗不愀然無樂爲君也迺者皇天示警
星隕冬雷之異荐疊於數日之內未知何樣
禍機伏於冥冥之中而天之譴告若是其諄
複耶倍切懍惕錦玉何安詩曰敬天之怒無

敢戲豫鄉黨篇曰孔子迅雷風烈必變莫非
敬畏之意也漢儒董仲舒有曰天屢出災異
以警告之而人君不知自省則傷敗乃至可
不懼哉予當益篤對越之誠克盡修省之方
而抑又思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乃理之常
也今玆名災職由不辟而朝象之泮渙未有
甚於近日則亦豈無可言者乎嗚呼朝廷四
方之根本朝廷協和精白一心然後百事可
做而今日朝廷三分五裂門户各立戈戟相
尋是非不公私意横流情志否隔疑阻轉深

事出無心必欲吹覓一日二日漸就難醫風
波不息止泊無期朝廷作釁觸之場國計置
相忘之域以日昨之事言之申鐔李海朝兩
人之䟽非出於論事公平底意思雖自謂我
無挾雜其誰信之黨伐之論一出而大臣諸
宰一併引入位著殆空爻象不佳至若外方
狀請之事關賑民不容趲緩者尚未覆奏况
他餘機務乎向所謂朝廷協和然後百事可
做者良以此也予恐若此不已國亡無日黨
論之害可勝言哉不特此也恬嬉成風悠泛

度曰大小之官不思盡職皆懷自便呈告紛
紜受由還朝惟事祈免刑獄多滯仕出旋入
職在經幄無端圖遞屢違召牌有若高致噫
聚精會神夙夜匪懈縱不敢望而黽勉從事
不敢告勞之義又從而廢予實慨然也噫予
深惡朋比之習前後勅勵非止一再而徒歸
空言了無實效豈弊痼已甚難可救藥而然
耶抑予誠意有所未孚而然耶噫人有沈痼
之疾則醫治之道靡不用極誠以不治則必
死也今日黨論不啻沈痼之疾若不汲汲下

樂則國必亡思之至此可謂痛哭流涕也咨
爾臣僚敬聽予言一洗舊習各自勉勵專以
國事可否相濟務盡寅恊期臻和靖少荅天
譴挽回世道政院請以此備忘頒示中外使
大小臣僚仰體聖意從之○又下備忘記曰
昔宋太祖嘗乘快誤決一事終日不樂予曾
於戊辰因一喜怒妄殺奉憲之吏痛自悔責
心常不忘豈特一事誤決終日不樂而已渠
雖至賤人命至重所奉者法而駢首殞命惻
然之心久而未已其令該曹憲吏妻與子優

給米布噫以人主之尊殺一無辜而悔責至
此況他人乎仍勅中外官吏毋敢以喜怒濫
刑殺人○又下備忘記曰國家不幸比歲不
稔今年水潦災害非常而關東關北關西海
西為尤甚焉至於綿農八路大無哀我民斯
何以卒歲許多身役何以辦出予念及此惻
然于心也孔子曰道千乘之國節用而愛人
富哉言乎為邦之道莫先於節用而節用之
本必自痛革浮費始在平時尚然矧此荐饑
之餘乎且被災最酷之道民事方急凡所以

濟活之策及時講究如救焚拯溺然後使我赤子庶免顚壑其令廟堂斯速議處親民之官莫如守令而賑政當前尤宜愼簡另飭銓曹別爲擇差亦宜下諭于四道監司賙賑之政盡心料理苟係便民劃卽條奏噫今春斑疹實非流行之灾也死亡之慘殆甚壽癘哀彼無辜不覺隕淚京中及關西已行恤典而此外他道中夭死尤甚處不可不一體顧恤亦令廟堂稟處咸鏡道進上白大口魚價米依前裁減俾補賑資關東歲抄特令停止用

示予曲軫元元之意○是年年事失稔且自
春至秋有斑疹之疾殆遍域中死亡無數兒
弱夭扎者尤甚閭巷間小兒爲之稀少外方
全家沒死之類不知其數實是災沴之最酷
者也 上以備忘記諭廟堂曰被災最酷之
道民事方急凡所以濟活之策及時講究如
救焚拯溺然後赤子庶免顚壑其令廟堂斯
速議處今春斑疹死亡之慘殆甚毒癘京中
及關西已行恤典此外他道中疫死尤甚之
處不可不一體顧恤亦令廟堂稟處至是備

邊司啓曰今年八路年事兩西及關東北四
道爲尤甚自秋間諸道狀請次第覆奏賑廳
主管之臣多所講究矣關西關北俱以銀貨
累千兩上送並請換得賑資故俱有指揮區
處關西又請得綿布以爲貿穀運去之地故
亦以兩南所在大同木及兵曹所納參酌劃
給其代則令本道追後充報關東北則自賑
廳劃給錢五千兩有差海西則今當詢問參
酌劃給纔因特敎關東田稅大同捧留入參
價米自該曹參酌減送關北之大口魚價米

留補賑資爲惠大矣海西五斗收米關西六斗收米並各減一斗以示優恤之意亦似得宜且念今年斑疹始自西北遍滿八路見弱死亡之數不知其幾其爲生民之災厄有甚於癘疫曾在夏間疫氣方熾之日朝家申飭外方且送醫藥使之悉心濟活又別行禱祀于東西郊而外方則令道臣設祭虔誠祈禳以盡消弭之道其後紅疫全家沒死鰥寡孤獨餘存之類京中及關西題給米穀已施恤典而他道則未及舉行今宜分付于道臣抄

出各邑疫死無依之類題給所在耗穀分俵于各其道以特教曉諭憫恤之意念此夭札皆吾赤子誠可矜惻就其疫患尤甚關西及東北三道別致祭酹而設祭儀節宜令禮曹磨鍊舉行並從之○御晝講知事趙相愚檢討官趙泰億陳尚儉節用之意侍讀官李世最又陳近來家舍宏侈之弊請就踰制者或減或撤泰億以為一一撤毀恐致騷擾宜飭自今以後 上曰宜自今申飭而士夫家常思宋臣太祝奉禮廳事之言則一年二年自

有其效矣相愚又言　一王子第基令將營造宜戒過制　上可之上曰鄭良霄築窟室為長夜之飲卒喪其身酒誥曰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雖飲酒而思此古訓人各知戒則夫豈有酒之害哉以予此言出舉行條件使中外臣僚痛戒崇飲泰億曰　祖宗朝亦有戒酒文矣　上曰金克愊製金魯書矣翌日筵中侍講官崔昌大請以筵教及戒酒文頒示各道越三日承旨朴弼明又請頒示京司並從之○副提學李墪應教崔昌

大等劄陳八條曰實立志以建出治之本實敬天以省圖治之機實典學以端趨治之道實勤政以盡講治之術實納諫以開嚮治之門實破黨以藥病治之源實崇儉以祛蠹治之根實愛民以鞏保治之基諸條中及下求言之旨事及折受太廣宮差作弊事仍請純褒純聚之類錄成二通啓下以爲黜陟之地荅曰噫上天疾威譴告丁寧下民困窮灾荒溢目仰觀俯察無一足恃反躬省愆夙宵危懔曷嘗有南面之樂也卿等職在經幄誠切

忠愛縷縷封事不啻萬言首尾惓惓只一實字而以實立志為七者之本披閱再三深有味乎斯言也可不服膺焉日者備忘中無求言之敎盖有所思量非厭聞讜言而然也申禁折受毋得廣占大為民害者據實狀聞各軍門各衙門並勿許折受雖已折受如有外臣狀請者特許罷免宮差之尤甚作弊者隨現懲治即糾導掌等事可不依施而取前後廉問書啓廉明善治而純褒者貪虐罷軟而純貶者錄成二通別為啓下純褒者另行擬

差而有職者右遷純貶者限年禁錮不可不議處令該曹禀定焉○以今年斑疹死亡無數兩西關東北諸道別致祭酹亦於京中依癘疫死亡人賜祭例遣近臣設壇北郊行祭

戊子三十四年春正月　上御崇政門行朝參禮領議政崔錫鼎左議政李濡右議政徐宗泰請堅定聖意責勵羣工仍陳朋黨之弊

上曰大臣勸戒之言出於憂愛固當體念而即今論議乖異朝著潰裂是予不能建極之致而諸臣亦皆惕念勿論彼此隨才調用明

其是非恢張公道則自臻蕩蕩平平之域矣宗泰引張栻好惡公天下之理信任防一己之偏之言縷縷陳戒　上嘉納之濡請申飭勸農於諸道方伯宗泰仍請下諭諸道䟽釋輕罪論列重罪者以聞並從之○二月備忘記生民休戚係守令賢否不可不慎擇昔唐宣宗以李行言之名帖於寢殿柱予嘗作一帖名曰代柱帖列錄褒啓守令時時考閱苐必有落漏者令銓曹純褒啓守令抄出書入○傳曰連觀三南狀啓染病紅疫熾盛民人

相繼死亡湖南爲尤甚誠極驚慘大抵紅疫
死亡多於染病以昨年下送醫方申飭各道
着實救療待其寢息恤典一體舉行○三月
上奠酌於永昭殿親製祭文其文曰緬惟賢
德漢馬可方蘭襟淵靜玉度齊莊懋昭儉約
不喜華鮮濯龍絶私宮庭肅然齊難周再恒
存警戒六年長秋一心匪懈昔歲渚灘返御
蒼黃既未親救又未臨喪流光荏苒倏已卅
載永言恩之寧不心痗刲茲慶德靈閤密邇
瞻拜之久可無一莅于差穀朝同我元良侑

以忱孼庶歆此觴○夏五月備忘記嗚呼眇予不穀叨承丕緒惟不克負荷是懼夙宵危懍罔敢怠傲覬免獲戾于上下越玆三十年有餘矣然而上天之儆予怒予愈久不已水旱災沴靡歲不有加以前春輓近所罕之斑疹今年十無一瘳之虐癘民之扎瘥不可計數予心盡傷暑已恫瘝乃者長贏之月旱暵太甚小澤未洽杲日旋出四野焦赤三農輟業播種愆期西成斷望嗚呼天災地異孰非可懼而迫急之憂焚灼之慘未有如亢陽也

是用遑遑躬詣太廟虔誠請命而誠未上格雲漢所云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者寔予今日之心也嗚呼人君事天如子事父母父母怒不悅則為人子者起敬起孝以期底豫可乎無所敬畏狃於怠忽可乎若或無所敬畏則是自絕於父母而父母亦不子之矣豈不大可懼哉自今日避正殿益加敬畏之心思盡修省之道嗚呼惟予不辟逢天僤怒靜言思之咎亶在予惟予之病嘗自默檢曰喜怒不中也言路不闢也施措乖宜也實惠未究也

予所不知病豈止此至若積弊未祛而民困
之日甚贓法不嚴而良民之不保刑獄久滯
而冤氣之干和何莫非咈天心而召災異乎
承旨代予草教宜自政府廣求直言寡躬之
闕失朝政之得失生民之利病悉陳無隱言
可底行予將翕受而敷施若夫傾軋之論非
予之所欲聞也嗚呼黨比之害尚忍言哉國
事之泮渙黨論之故百度之廢弛黨論之故
情志之阻隔黨論之故禮讓之無聞黨論之
故若比於人病在膏肓輾轉沉綿鍼藥罔效

反覆思惟實無可為而亦不忍諉之於無可為而束手待亡也思之至此寧不寒心然而俱以士類世受國恩若明知黨論之害于國如此則必革心改慮消融保合何待予縷縷言也咨爾大小臣僚毋謂予誥之循常毋謂痼疾之難醫恪恭官次一乃心力使我邦家轉危為安是所望於卿等也嗚呼君臣上下不相交修罔與成厥功勗哉羣工其各欽承減膳撤樂禁酒等事亦即擧行政院請直以聖教播告中外 上謙讓不許再啓從之○

備忘記今玆之旱亦孔之酷欲雨不雨甘霔尚閟此月將盡節序漸晩言念民事心如焚灼災急燃眉其可緩聲予當更爲責躬親禱于南郊其令禮官不卜日以二十五日定行政院以癘氣彌滿請寢不許又請改卜他處上命定於社稷○傳曰亢旱愈酷民事渴急在前如此之時諸處戰亡人等有遣近臣設祭之例令該曹即速舉行○上御步輦詣社稷終日終夜仍御帳殿諸臣苦請移御齋室上終不許是日雨翌朝始霽○六月禮曹以

立秋不遠啓請還御正殿復常膳傳曰亢旱斯酷决難還御得雨後更禀○秋七月 上下教曰關東進上人蔘之弊言之已久每欲變通而未果矣頃者繡衣書啓極言此弊而姑此遲待内醫院之覆奏道臣之狀聞又如此民心顒望大可見矣昔宋仁宗夜思燒羊忍飢不食况民弊之大者乎其令内局禀旨裁減以示予軫念東民之意内醫院覆奏春等十斤秋等五斤特爲永减○冬十二月 備忘記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而比歲荐饑邦

本日齋中夜以思曷堪憂歎況今年亢旱乾
近所無繼以風霜稼穡卒痒哀我民斯舉將
塡壑念切如傷恫若在已明春賙賑不容少
緩而連年設賑積儲罄竭茫然無以爲計然
而君之視民如父視子寧有子有急病而父
忍恝視者耶凡係賑民之政纔因道臣之狀
請廟堂覆啓略已區畫而若其申諭列邑着
意濟活專在方伯但念賑政殆無虛歲人情
或不無始勤終怠此最可慮也至於事宜前
後備忘已悉之矣玆不多誥咨爾方伯欽哉

予命悉心奉行事下諭于京畿忠清全羅慶尚黃海五道監司兩冬序將盡春農不遠申飭諸道勸課農桑用示重農務之意○備忘記嗚呼眇予小子叨承丕緖三紀于玆矣夙宵憂懼不遑寧處而惟其德薄政多疵纇以致天怒於上民怨於下水旱之災無歲無之驚愕之異式月斯生加以荒歉今年尤酷而儲蓄枵然若何賙濟中夜撫枕無以爲心乃者陰虹貫月貫日之變疊出於一旬之內未知何樣禍機伏於冥冥之中而天之降災徵

予若是其諄複丁寧耶噫災不虛生必有所召則靜思厥咎豈在不穀一味懍惕不知攸措也惟天示警本出仁愛而為人君者若不反躬自省則危亂隨至可不懼哉予當益盡修省之方不懈對越之心而亦豈無勅勵羣工交相儆戒之道乎自今朝著之上未聞寅協之風職由於黨論之日甚而黨論之日甚莫非私意橫流之致曷勝慨歎咨爾大小臣僚體寡昧之憂長念國勢之杌捏割斷已私恢張公道精白一心奉法率職上荅天譴下

解民怨是所望於卿等也抑又惟念白虹者
百殃之本而至於貫月其應不佳綢繆之策
不可少忽亦宜念焉
己丑三十五年春二月右議政尹拯上疏辭新
命 上遣史官宣批曰卿養德山林夙負重
望寡昧之尊信士林之矜式爲如何哉今玆
枚卜亦云晩矣論道經邦徽卿其誰須體至
意毋執撝謙○三月右議政尹拯三疏乞免
上遣史官勉諭曰予平日不識卿面思卿一
念不曾頃弛卿豈獨無戀予之心耶仍命須

速造朝○秋九月御晝講 上曰箕子八條之教實爲東方之大功其祠在平壤曾遣近侍致祭而歲月已久矣今又遣承旨致祭武烈祠同在平壤即 宣廟朝爲皇朝諸將石星李如松李如栢張世爵楊元創建者尚無致祭之事實爲欠典亦遣禮官致祭並申飭守護焉○備局引見時 上曰壬辰之亂平壤收復後 宣廟親謝於李如松問前後勝敗之異如松曰先來北方之將恒習防胡故取敗後來之將能用戚將軍禦倭法故全勝

宣廟仍請見戚書如松秘之不出乃令譯官潛購出來下于都監使之鍊習各軍門即今遵用者乃戚法而但無活法故曾令將兵之臣講究活法之意下教於趙相愚爲兵判時而相愚未幾遞職因循至今更令兵曹依前下教分付將臣從容講究可也○冬十月右議政尹拯累疏輒賜優批至是又陳疏祈免上遣史官傳批曰尊賢居九經之一歷觀前代雖明哲之君必求賢爲師況予昏愚之質予雖治平之世必得賢共理矧今屯艱之會

乎惟卿德行高而學問正爰立作相實出慕卿之深望卿之重也文純公李滉七十之年辛乃就召亶由我 聖祖之至誠也卿年高德邵無愧先正而只緣予誠淺禮薄造朝尚遲予實慙恧不知所以為諭也卿其體寡昧之尊賢憣然就途毋孤至意

庚寅 三十六年春正月 上下教曰歲色更新東作不遠農為天下之大本勸農之政其可緩乎其令諸道方伯申飭列邑俾有實效而嶺南尤甚邑賑政亦令道臣着意舉行○二

月命高麗侍中鄭夢周立後夢周後孫鎬死
而無子筵臣白 上命取鎬從子道濟爲後
仍命除職廩給以奉其祀○三月大臣請對
時 上語諸臣曰頃年駕幸東關王廟倉卒
未及講禮不拜而揖其後南關王廟亦行揖
禮此雖遂事而後必爲例揖之果無失於禮
否大臣對曰帝王廟自有古事之可據者矣
上曰 宣廟朝天將出來時親祭關王廟必
不行揖禮也左議政徐宗泰曰其時則天將
同往設祭或行拜禮今不必永遵關王忠勇

間世而自是異代名將與先聖先師有間親
臨行拜似過行揖之外無他禮矣　上曰論
爲武安王香室祝文亦曰敢昭告于武安王
云云矣大臣又對以王爵乃追封本爵則侯
雖使生存當抗禮矣　上曰令儒臣博攷古
事酌定禮節是後弘文館言曰會典羣祀條
洪武六年始建帝王廟于京師以祀三代以
上帝王及漢唐宋刱業之君而後以周文王
服事殷勿設主止祀於其陵廟七年親祭於
帝王廟而儀註不著嘉靖十一年定親祭儀

有兩拜之禮惟此一段庶或傍照於今日之
事而第止祀文王於陵廟未有親臨拜祭之
文者蓋以追尊之故則顧此關公王爵亦出
追封以皇朝之禮推之自 上親臨行拜似
爲過當且考五禮儀賓禮宴朝廷使條 殿
下揖使者使者答揖云云設令關王奉使而
来不過以賓主之禮相接有揖無拜而已以
此言之 聖上行揖固爲得中關廟刱建初
禮節雖未知如何而因與天將同行其祭則
雖或有優禮致謹之事此特出於一時權宜

恐不當援以爲式 上命後日實録曝曬時
宣廟親祭儀節考出以來○夏四月 上御
崇政殿受宴世子率百官稱觴獻壽觴九行
乃撤仍下教曰頃年受宴非予樂爲而今番
陳請尤是意外觀於沮止世子上章事而可
知予志之堅定矣大臣之前席陳達出於至
誠不得已勉從而値此旱暵益增不安切欲
停止世子缺然縷縷申請抑又記昔丙寅夏
東朝進宴時適當旱災欲停宴禮而因予開
陳竟未退行以予昔日之心俯察世子今日

之誠懇不忍揮斥又不得不黽勉受之心之
不安曷有其已然而宴禮既過推恩施惠亦
有已行之例其令廟堂稟處○秋七月儒生
郭景斗等疏論時事末又侵斥尹拯 上答
曰噫尹判府事養德山林夙負重望獨非禮
遇之儒賢而爾等何敢恣意譏詆若是耶昔
年有不以儒臣待之之言乘此機會必欲更
售乎決不可墮其術中也論議無益於國事
雖在廷之臣好議論之人予甚不取況爾輩
安敢乃爾朝家處分大公至正然後可以服

人心今茲蹠語未滿一哂也○冬十月備邊司以人才別薦事作節目請以有計慮有幹具有膽勇三科為目自大臣六卿至諸道監兵使各薦二人待京外薦畢到自廟堂商確調用 上從之○慶尚道三嘉出身洪邦弼為人所殺其妻崔氏與其女洪氏積年伺便手刃報仇道臣以聞 上下教曰崔洪兩女意在必復終能伺便手刃又詣官門自首其凜凜節義無愧古人此不但特原擅殺之罪而已仍令問于大臣稟處判府事李濡左議

政徐宗泰皆言倚法専殺後弊可慮旌閭之
舉有難輕施特令給復以示優嘉恐或得宜
上從之○上教曰都城難守別議他處之意
纔諭於進士許極疏批矣昔昭烈有言曰濟
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何忍棄去況都
民是吾赤子詎不思所以臨亂保全之道乎
今者往審兩處中當定大計也然而此猶第
二件事耳凡係關防緊要等處悉心措置脫
有警急合力禦敵勿以賊遺君父是誠第一
急務其令廟堂着意奉行○大臣請對時吏

曹判書崔錫恒言巡撫之行審察便宜於海路要衝或修城堞或築墩臺以為預防之地而江都乃國家咽喉尤宜增修喬桐永宗乃江都之脣齒亦當添兵設備南陽仁川等數邑雖曰邊海之地為守宰者手下無一領兵雖以有幹略者差遣用武無地不如托重三鎮之為得　上曰海防無一可恃處雖在乂安之時必須預加防守庶免蒼黃顛沛之患矧今艱虞溢目凡係守備之策不容少緩廟堂亦宜今日為一事明日為一事常不弛心

則似有可恃留意爲之可也

辛卯三十七年春正月教曰農者天下之大本王者之政莫先於勸農也況今節候差早東作不遠申諭列邑着意勸課種粮之乏絶者亦爲覓給使及時耕播盡力畎畝其責當在方伯不可以勸農之教每下於歲首視之以文具也且諸道中昨年災損最甚處將有議賑之擧而至於湖南珍島等邑災荒之慘較近所無尤宜另施濟活其令廟堂須即知會俾有實效○三月藥房入診 上曰農者天

下之大本故歲首每下勸農之教矣曾當播種之時多有旱乾之患日者春雨頗洽而懶惰之民不能及時播種則何望其有秋乎諸道監司處別諭申飭可也○夏五月大臣引見時下教曰近來不幸有論議之弊其中大段乖激者雖不得不裁抑既同是臣子之心寧有彼此而此進則彼退彼進則此退朝廷本來之人而尤以此不成貌樣良可慨然領議政徐宗泰曰近來舉措或不無近似於此下教有足以感動者自 上常存此意至

公無私則國家之福也諸大臣又繼陳建極
之說 上曰大臣之言好矣宰相大臣可否
相濟此則無害而今也則不然必並湊合其
舊態宿慝驅諸萬仞坑塹一跡之出而多人
不安乍或聚會輒復渙散此習實爲切悶古
語云攻其事無攻其人攻其人無攻其黨夫
如是則庶乎其可矣○六月教曰內需司之
獄如漢北寺獄流來雖久心常未安自今罷
內司獄○又教曰昔日梨峴宮即今淑嬪房
也周遭濶大非他宮之比每當輦過之時心

當未安矣今則延礽君第宅已定同居此第
未為不可以此分付○上頃年詣關王廟拜
揖當否未及考據只行揖禮命考出 宣廟
朝舊禮於實錄曝曬時史官書啓以為 宣
廟行再拜 上命今後依此行拜禮○秋七
月領議政徐宗泰上劄首以日前特罷內司
獄還收梨峴宮之教賛賀聖德而繼之曰自
此宮家凡事可以裁損凡為民害者可以推
類而釐革竊願益懋此志凡有干犯毋以私
昵而或貸又曰近日宮差之剥民宮屯之為

弊者多發於巡撫使之啓悉令嚴法重究量
其緊緩特命革罷則奸猾知戢而邦本永固
矣王子諸嬪第宅舉皆過盛從今以往深以
侈汰爲戒使之毋或增加常存節約則今日
特教之盛義可謂推廣而克終 上賜批褒
美曰諸巡撫書啓中宮差事令攸司重究宮
屯事可查者查處可罷者罷之予何持難哉
且太僕屯田之移屬宮家者頗多其令該曹
丙寅以後移屬者還給本寺焉○引見大臣
備局諸臣論良役變通之策領議政徐宗泰

等諸臣皆以戶布為第一其言槩以為口錢則繁密難行戶布最為正當獨禮曹判書趙泰耈曰戶布不可行臣意則督責守令使之搜括良丁充定闕額作為令甲如羅穀虛錄之制則似有益也右尹朴權曰戶布即唐租庸調中調役也今若設為九等之制貧富所納適中則民役可均國用可支副提學柳鳳輝曰勿論某名色良丁收布者每名各收一疋名曰良人布使一司主管如宣惠廳而各衙門各營鎮一年需用之數磨鍊支用則只

收一疋亦無不足之慮八道良丁總數及一年需用多少先令抄計為宜 上命三件中更加商確從長禀處○冬十二月下教曰一面充補闕額一面侵徵隣族決非王政之所忍為矧當陽春惠澤宜先辛卯以上諸道軍兵奴婢逃故之隣族侵徵者一併明查蕩減○備邊司以良役變通事作為節目別單書入 上教以節目頗為詳備依此為之 別單曰隣族侵徵之弊實由於諸般身役逃故闕額之未即代定蓋物故者則屍親例多拘於情債作紙之費不得成出立案以致仍徵其布逃亡者則虛實莫辨混以十年為限其僞逃而

備給身布於族屬以待準限者固為絕痛而或有真逃不知去處者侵徵隣族雖是一年寃莫甚焉為今變通之道必須劃即成給物故立案各別明查逃亡實狀勿拘歲抄期限隨即代定然後庶可以救得此弊物故一款則屍親之即為告官守令之即為親檢雖或有藉行之端亦不可猝變舊制但當痛禁下吏索賂且除官捧作紙俾無如前奸弊而屍親或未即告官則使其同里任掌隨其物故登時馳告俾即檢驗逃亡者則任亦令其里任馳告本官後頭頭人及三切隣等處查問捧招以憑後考趂不馳告之任掌隨現重究僞逃僞故隨後現發則里任切隣等從重論罪或定本役至於老除之類實役年歲及或有逃故至於八九十歲而仍載軍案者亦為詳查代定尊位以下有司色掌及頭頭人等聚會商議從公論擇取無役有根者望隸官家依例充定而或有容隱富民之子冒充無依之類者及假名僞充而自其里中為納番布者嚴察摘發從重處置若自本里願郭以為

皆有屬處無宅閑遊之人則其里民家幾戶男丁幾名使之無遺抄出各其名下懸錄役名憑考帳籍及各項所屬之案或漏籍或冒屬者姑舍本罪先充家苦之役闕額數多有難以次盡充則先從本官所屬以及各處所屬雖里任乎枝亦且括出必充乃已而更無一分推移之勢然後始爲移送傍里使之望呈一如本里又不能得則轉及次里又日各里任掌必須擇差至於尊位在昔皆是有名稱兩班近以本官差視同官任輒加侵責故無不厭避歸之於卑微之類由是而全無紀綱宜定上副尊位必以其里之表著兩班爲上尊位閑丁望報一事專委於副尊位以下而使上尊位撿察申飭而已則必有所益果能遵行此法則衆目所覩公論所在充定望報必不敢公然容私代定者既出同里則孰肯爲其僞逃僞故者而自當其役籍令本里欺隱次及傍里則捐猜發告亦其必至之勢隨其發告嚴加懲治則雖欲容私於其間有不可得彼定於僞逃僞故之代者既不欲自當

其役則必當推現其當身闕額至或少自
無役族之弊又曰近來國法解弛漸漏籍者多
在常時有難一一摘發若於里定之時計其
家坐次第男丁一名一數而憑準帳籍則漏籍者
自露戶籍之法亦必不嚴而自嚴矣又曰
京外各戶項冒濫名目一一期刷出汰定軍役軍
官旗牌官之屬亦為試射考講見落者汰定
依此定式分付列邑以廣其考驗丁之路然後
使之勿論新舊辛卯十二月以上逃故各操
之頃限以壬辰八月無遺代定以逃亡限十年
代定之法明年正月以後則自當依舊施行
而徐觀里定法果有實效無偽逃之弊則限
年可一以更議處之亦合事宜又曰各色名目
之可以款查定者使之守令便宜行之以責成效
而亦有不可不明白定式使有所遵行者校
生為先考講不拔其尤者以充元額其餘數仍
使守令一年一講以補軍額而都事巡講之舊
例亦不當全廢每於覆審之時而以其元額之
案抽栍試講以考勤慢其見落者亦使本官
定役後以試額外取才陞補其代以額內外時

存實數修正校案而各書院西齋生依丁亥定奪大賢書院三十人賜額處二十人未賜額處十五人亦為並録於校案末端又曰各邑民戶與軍額或有多寡懸殊之處監司詳察形勢啓聞變通以其民少而軍多處參酌移送於民多而軍額少處亦涉便宜又曰京外各衙門軍門營門營將所屬各色不得直定明有禁令而猶踵前習以致良丁任意投入令番查正之後必待本額有闕方許新入而自本官報該衙門充定如或復有違禁直定者本官一切勿施一論報巡營啓聞又曰頒令之後闕額一未充定一名至二名守令解由拘碍三名至五名罷職六名以上拿問削職限內未及充定闕額仍前侵徵隣族則守令亦為罷職解由拘碍此一款亦令御史各別廉問里定時任掌或容私爲充塋報或稱以無闕丁推諉於宅里而有所發現則副尊位以下所任等刑推後無身役者降定其闕額偽逃偽故者自其本里代定則被簽之人必有搜覓現告之舉二名現告者特為許頉

其役當身自現者一切免罪若發於代定者之口則治罪改定家苦之役

壬辰

三十八年春正月教曰勸農之教每下歲首而列邑守令視之文具不曾着意奉行豈非未安之甚乎歲籥已改東作不遠固當另飭勸課且諸道中被灾尤甚處亦將設賑至於嶺東灾荒最酷必須各別賙賑哀我赤子不免捐瘠其令廟堂申飭道臣以示予重農恤民之意○上御崇政門受朝參禮曹判書尹德駿請疊設書院乞額疏一切防啓 上曰疊設書院一遵禁令勿許賜額可也○三

月白虹貫日 上以灾異下教曰嗚呼國勢
之扤揑生民之困瘁朝綱之委靡莫今日若
也乃者陰虹貫陽之異疊見於數旬之内一
倍憂懔百端交中寧欲尚寐無吪也入君事
天如子事父父母怒其子爲子之道起敬起
孝以期底豫可乎無所警畏狃於怠忽可乎
予當益加祗畏克盡修省而亦豈無交相儆
戒之道乎朝廷四方之根本而黨論日甚和
靖無期文恬武嬉無一人當官盡職此習不
除何事可做咨爾大小臣僚體予至意劃然

改圖專心國事少答天譴○又　教曰近來灾
異多屬兵象固邊圉修戎政等事不可緩忽
儲養將才尤爲急務令廟堂各別留意○夏
五月久旱　上下備忘記曰嗚呼國家不幸
天灾荐至而旱暵之酷未有甚於今年也入
夏以来膏澤不降晝以風凄夜則星嘒小雨
旋霽大霈尚靳麥既歉矣苗將枯矣失今不
雨奚望西成國之所恃者民民之所天者食
民而無食國而無民吾誰與爲君嗚呼天不
虛應罪實在予夙夜自省慚懼何極切欲代

犧親禱社壇而脚疾難強終未果焉只自憂
欝如添一病予何敢安於廣廈之上玉食之
美也嗚呼眇予小子否德忝位三十有八年
于玆予之心切於致治而治不見其效予之
心切於愛民而民不被其澤克己之功有所
未盡虛受之量有所不弘非不欲振紀綱而
頹靡之患彌甚非不欲務實功而虛僞之習
尚多皆予之失也今天之降灾安知不由於
此耶此予所以反躬自責求助於臣隣者也
自今避正殿益篤對越之誠敢弛戒懼之心

承旨代予草教宜自政府廣求直言各陳所懷毋有所隱言之剴切予所嘉尚言雖過中予不以罪嗚呼災實由予予當自修之不暇何可責人而其在交相儆戒之道亦豈無一二加勉者乎惟公惟正可以服人天官居六卿之首而語其職則任人也果能賢才是用不肖是斥用捨公而是非明則不惟大小之官各得其任朝著之和靖亦由此可期矣若夫方岳之臣廉白自持威惠並行黜陟幽明一出公心節鎮之帥撫爾士卒詰爾戎兵若

常對曌毋敢怠忽則庶不負朝家委寄之重
矣咨爾中外臣僚體予至意式克欽承抑又
思之自古致旱固非一端而多出於抱冤三
年苦旱實緣孝婦五月飛霜良由燕臣蓋冤
氣欝結上徹穹蒼感傷和氣致有災沴亦自
然之理也當此悶旱之日宜無所不用其極
其令中外之官若有抱至冤而未伸者另加
詳察以聞至於斷獄斷訟去請去私勿以强
弱爲立落其伸其屈一循曲直則小民庶可
無冤矣外方官吏因喜怒濫刑殺人之弊予

屢言之矣今當恤囚尤宜申嚴一體布告咸使聞知且近來士大夫風習不美或行公未久旋尋辭單或除拜累月終不應命或受由出去久不還來或廉隅太勝違名紛紜或朝遞其職夕已歸鄉往來憧憧在官日鮮瘝曠之弊職由於此若此不已將何以備百官而成國家之貌樣乎在昔壬辰兵亂之後滿目灰燼士大夫艱苦之狀為如何而不敢告勞不敢言私咸聚輦轂奔走率職矣今之士大夫異於是此予為世道心常慨然者矣嗚呼

雲漢之歎何世無之而蘊隆之災今年太甚如惔如焚無以爲心嗟爾羣工毋圖安便欽乃職事用荅天譴減膳撤樂禁酒等事其令有司舉行政院請勿爲代撰直以聖教播告再請乃許之○冬十月 上命史官招入同知金尙信尙信年今一百有七故有同知除命詣闕肅謝 上特命留待仍令内官左右擔舁 上問其居住及子女多少教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令該曹衣資食物各別題給又命内官特賜貂皮帽掩一部尙信起

謝而出 上又命内官扶掖下堦 上心盖出於尊高年而慰諭寵錫迥出尋常聞者莫不欽歎

癸未三十九年春正月教曰孟春之月命布農事載在月令噫當漢文富庶之時詔書之下必先於農農者民所恃以生也矧此荐饑之日乎歲籥載換東作不遠申飭勸課其可少緩尤甚被灾邑將有賙賑之政濟活之道貴在至誠宜令廟堂另飭道臣體此至意悉心奉行○大臣二品以上會賓廳議定尊號上

大殿徽號曰顯義光倫睿聖英烈永昭殿光烈敬寧殿孝敬中宮殿惠順○二月引見備局諸臣吏曹參判李晩成曰戰亡寃死人先賢子孫勿論支嫡混加錄用無有限節此宜有一定之制而如清白吏子孫四代之後則不計支嫡擇其賢者每一代只取一人以爲定式則可爲清仕路之道而本曹所在清白吏等諸案更令修正抄錄使之永久遵行宜矣 上曰當用直孫而若無直孫每一代收用一人而清白吏等諸案修正宜矣晩成又

言醫譯中庶輩贈職亦多以參判兼摠府贈之事甚猥越只贈以同中樞或左右尹似宜趙泰來以爲左右尹贈職亦不當只許以同知似好 上曰頃見醫官朴星瑞以參判摠府爲贈予亦以爲恠矣依所達爲之而加設同知之類不當以左右尹贈職也晩成仍請改授星瑞贈職 上從之○三月雪敎曰方當季春之月陽氣發泄而好雨之餘雪乃繼降自未至酉無異深冬究厥致灾亶由否德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灾異如此而仍行

宴禮豈非未安之甚乎進宴其令停止○御
晝講知事閔鎭厚曰私奴叛主連二代良役
者以良民施行而故相臣鄭太和以爲所謂
二代卽指終身應軍役者而其始爲投屬及
目今立訟者不當入於代數之中若並計此
則實爲四代云臣爲刑官時輒用此例而聽
訟矣但此無明文故外方則以年數不多而
父子入屬軍役者皆稱連二代良役而決給
云是宜定式分付使京外通行 上可之○
上命承旨曰歲首旣諭勸農之意而好雨之

餘宜加申飭農民懶惰者勸督之種者資給
俾勿愆期之意申飭於八道及兩都留守○
夏五月初守令虛録還上者皆令十年禁錮
後官之不為發覺者兼官之一時磨勘者亦
同律甲申李畬為左議政以為太重請減以
五年李濡又言五六石虛録者亦施此律太
無斟酌至是始覆奏定式十石以下並勿論
後官不為發覺兼官一時磨勘者只施徒配
勿揀赦前允之○教曰呈告紛紜屢次申飭
憲府推緘一未照勘故曾已下教矣其後時

推亦不過一番開坐照勘殊涉未安更加申
飭也近觀各司坐不坐單子開坐之日不多
各別申飭備局之坐堂上稱病不進者甚多
故申飭非止一再而終無惕念奉行之意噫
王事靡盬不遑啓處雖不可望獨不念黽勉
從事不敢告勞之義乎予實慨然也從今以
後另加申飭俾革此習各盡職事○秋七月
先是 上命生牛黃内入内局未即覔進地
府堂郞来待闕下親督廣搜至許私屠期於
必得自是牛死者不啻數百副校理洪禹瑞

以此陳疏略曰齊宣見牛觳觫而易之以羊
宋仁夜思燒羊而勿令宣索後世稱爲盛德
皆以重物命也玆者有生牛黃內入之命凡
爲有司之臣何敢一毫慢忽而凡干藥用率
皆乾置且牛之有黃自外莫知到今急覓實
難猝獲反聞數日之間公私屠宰已至數百
頭而尚未能多得云事關御藥非可容喙而
第念牛之死已極浩多將無限量事勢至此
似不可無量處之道也 殿下若果俯燭其
如此則必有惻隱之心而有所處分矣答曰

爾言是矣予初未料生牛黃難得之至此數日所納零瑣則亦可知矣而未及思量爾言是矣即令停止焉仍傳于政院曰因御藥生牛黃之難得不宜許其私屠初欲防塞而未果數日之內公私屠宰至於數百頭之多雖是畜物心用惻隱懸房屠宰限五日姑停事分付○上以旱災特下備忘曰嗚呼天之示警何莫非可驚可懼孰有大於旱災乎況鋤後之旱又有甚於春夏而農家大忌盖以節迫西成無復可望也噫昨年穡事不至告歉

今夏兩麥稍稔日夜懸望惟在秋事之登熟吾民庶幾蘇息矣豈料亢旱之災至於此極耶十日不雨尚云無禾今之不雨今幾日耶正當南訛終蘄大霈入秋以来風寒彌酷田野遑遑民命盡劉而兩湖消息尤爲慘然爲民父母予懷如何言念及此尚寐無吪也噫今玆致灾亶由否德勑勵羣工亦甚媿恧而其在交修之道烏可無一言乎目今可言者固非一二而最所切急者朝廷無和靖之期也噫朝廷和靖然後可以聚會精神精神聚

會然後可以做國事而黨習日痼傾軋日甚少有不叶大加慍怒一聞微過如得奇貨其所搆揑罔有紀極必陷人於萬仞坑塹而後已是誠何心哉若此不已竊恐國事無復可為而日趨於危亡矣為今之計必先痛革舊習精白一心專意於國計民憂而苟有朝政之可言就事論事可否相濟自是美事不以私意挾雜於其間則朝廷庶有寅協之望而國家受和平之福矣咨爾大小臣僚明聽予言各自惕慮答天譴而濟時艱政院請頒示

中外許之又下教曰旱灾此酷不可無欽恤之擧禁府刑曹時囚及編配之類並於再明日榻前䟽决○因備邊司啓辭科場擧子輩入場後試紙打印之際有紛挐作梗之弊命此後大小科以收券作軸後踏印事定式施行○引見諸大臣及禁府刑曹諸堂上䟽决罪囚仍教曰無論甲乙勇於論議者不專心於國事予甚不好朝臣中或有表表恠妄者某也某也予皆知之如此者不欲擢用矣向者金雲澤以戚里多論事極為未安故其後

存實數修正校案而各書院西齋生依丁亥定奪大賢書院三十人賜額處二十人未賜額處十五人亦為並録於校案末端又曰各邑民戶與軍額或有多寡懸殊之處監司詳察形勢啓聞變通以其民少而軍額多處叅酌移送於民多而軍額少處亦涉便宜又曰京外各衙門軍門營門營將所屬各色不得直定明有禁令而猶踵前習以致良丁任意投入今番査正之後必待本額有闕方許新入而自本官報該衙門充定如或復有違禁直定者本官一切勿施一論報巡營啓聞又曰須令之後闕額未充定一名至二名守令觧由拘碍三名至五名罷職六名以上拿問削職限内未及充定闕額仍前侵徵隣族則問守令亦為罷職解由拘碍此一款亦令御史各別廉問里定時任掌或容私苟充望報或稱以無闕丁推諉於定里而有所蔽現則副尊位以下所任等刑推後無身役者降定其闕額偽逃偽故者自其本里代定則被簽之人必有搜覔現告之舉二名現告者特為許頉

其役當身自現者一切免罪若發於代定者之口則治罪改定家苦之役

壬辰三十八年春正月教曰勸農之教每下歲首而列邑守令視之文具不曾着意奉行豈非未安之甚乎歲籥已改東作不遠固當另飭勸課且諸道中被灾尤甚處亦將設賑至於嶺東灾荒最酷必須各別賙賑哀我赤子不免捐瘠其令廟堂申飭道臣以示予重農恤民之意○上御崇政門受朝參禮曹判書尹德駿請疊設書院乞額䟽一切防啓 上曰疊設書院一遵禁令勿許賜額可也○三

立濟活無策對上食而無味當丙枕而不安
非常之灾又如是疊臻究厥所以寔由否德
反躬省愆罔敢遑寧也朝廷之上無寅協之
風蔀屋之下有愁歎之聲賦役煩重積弊因
循加以綱紀頹弛百隷怠官文恬武嬉玩愒
成習君臣上下若不劃然改圖思所更張則
天怒日深終必棄予而不復警告矣豈不大
可懼哉承旨代予草敎宜自政府廣求直言
以匡小子之不逮言雖不中予則優容若其
乘時傾陷之言本不欲觀也嗚呼近來黨習

日痼良由為人上者不能盡建極之道而然
也予甚慚恧而在下之人亦必秉心至公不
以一毫私意參錯於其間則庶有和靖之望
頃年臺疏言甚不是而終塞試官之望為祖
嗚冤過激何傷而一遞憲職更不擧擬是豈
和平之道耶不得不言之也咨爾大小臣僚
體予警懼之意痛去玩愒之習精白一心盡
瘁王室因政院再請直以備忘播告中外○
教曰國家不幸八路告歉而兩湖畿甸為尤
甚若恫在己錦玉靡安予方與廟堂講究荒

政須體至意毋或離散毋或竊盜況流散者
未易還集竊盜者十無一生此又不可不知
之意申飭各邑明白曉喻而守令亦體予意
凡於賑事悉心料理如救焚拯溺使我無辜
之民得免塡壑之患事三道監司處爲先下
諭又下敎于濟州牧使邊時泰曰窮溟絶島
殊異陸地若不移粟何以濟活況飢民之望
哺不啻轍鮒之待水故穀物方已分定兩南
俾卽連續入送明年進上馬預養穀物移補
賑資爾其盡心賙賑使無一人捐瘠之患○

敎曰近講禮記曾子問自君薨以下言吉事者鮮矣予因此欲詢講筵而未果矣五禮儀凶禮中烏帽黑帶之制因閔純宣廟朝事之議既已釐正而團領衣布裹帽未有變改參以古制有所未盡欲一釐正者久矣未知復古制可乎仍用此禮可乎禮官稟處○十一月命京外忠臣烈女孝子或旌閭贈職除職復戶免賤施賞各有差凡四百餘人

國朝寶鑑卷之五十四

國朝寶鑑卷之五十五

肅宗朝十五

甲午四十年春三月時久旱 上靜攝中念民事甚至初七日夕躬自焚香默禱翌日雨下周洽 上喜甚下御製詩于海昌尉吳泰周曰春雨知時夜未已乾坤惠澤物皆被病中民事何曾忘切願豐登自麥始又下敎曰正當東作之節得此好雨民事可幸各別勸課及時播種毋或愆期事自備局申飭○上聞湖南賑穀裝載船利泊濟州喜甚下御製詩

于海昌尉吳泰周曰千里南溟利涉難風高
務粟亦間關載來船泊皆無恙天意分明濟
寡餘又聞濟州貢人來到命招致差備門外
問其賑政頭緖及島中形勢判府事李頤命
白　上曰聖上親召濟州貢人問本州賑政
及民事其人迷甚雖不能詳對若歸語島中
則一島之民雖飢死豈不感結乎本州在海
外當加意撫恤而況今大無之年不可不各
別顧恤前後請穀者至四萬餘石而只以雜
穀數萬石輸送若令本道以某樣穀限一萬

石更爲入送其代則自賑廳以京船運送湖南庶可救濟 上下其議廟堂請依議施行 上從之仍教曰道臣體我至意星火入送使絶海飢氓無一捐瘠而本府請得穀種狀啓纔已啓下亦急爲入送俾無耕播愆時之患

○時以 上體有浮氣連進野鴨 上命止之李順命曰軍卒多閑遊使之隨得以進有何弊乎 上曰禮記不云乎毋麛毋卵毋覆巢古聖人重其生育之意如此況病自有他藥何必乃爾順命等再拜賀曰仁及禽獸聖德

至矣天必佑之何事於藥乎○夏四月時久旱播種愆期　上於靜攝中深憂之頻視天候曰天若下雨吾病其瘳是日雨　上喜甚答藥房問安曰雲霓望切而甘雨忽降言念民事病若去體○教曰今日濟州貢人又招至差備門問本州賑政年麥形止染患寢息與否矣所謂癘疫非染病四五日臥痛一朔之內物故四百餘名云極為驚慘令醫司相當藥物急速優數下送以為各別救療之地○秋八月陞配宋朝六賢於文廟大成殿內

道國公周敦頤奉於魏公卜商之下豫國公程顥奉於潁川侯顓孫師之下洛國公程頤奉於道國公周敦頤之下新安伯邵雍奉於豫國公程顥之下郿伯張載奉於洛國公程頤之下徽國公朱熹奉於新安伯邵雍之下殿宇不爲改造而稍移床椅之制推移奉安此事壬戌已有成命而因循不擧至是因禮曹判書閔鎭厚言議大臣行之○九月教曰向者諸大臣進宴之請出於至誠有難牢拒不得不勉受心之不安曷有其已施惠等事

已有已行之例令廟堂稟處而仍念今日積痼之弊莫如隣族欲保吾民宜先軫念苟能善變惠莫大焉戶布口錢中熟講以處少解倒懸之急○禮曹以君臣服制收議于在外大臣儒臣領中樞尹趾完議曰君臣服制之議既有朱子之疏昔我 仁祖大喪時文敬公金集亦以此進劄自 上下詢諸臣議者多難之事遂寢及己亥臺閣合啓館學抗章儒臣文正公宋時烈文正公宋浚吉亦以為可行而大臣文忠公李景奭等一時名相五

六人皆以為不便亦莫之行伏想　兩朝已
事豈不以古今異宜窒碍難行之故耶惟在
博詢而審處焉行大司憲權尚夏議曰儀禮
斬衰章經曰君傳曰君至尊也記曰方喪三
年䟽曰方比方也謂比方父喪禮以喪君朱
子君臣服議曰斬衰三年為父為君其服則
布冠布衫加衰辟領負版掩衽布襴衫布裙
麻腰經首經麻帶菅屨竹杖自天子以至庶
人不以貴賤而有所增損也蓋子之於父臣
之於君其喪之之禮無有不同此亘萬世通

行不易之制也周公著之於前朱子論之於
後皎如日星自無可疑而國朝喪君之禮則
既非喪服又非公服眞所謂茅纏紙裹不成
貌様者也己亥　聖祖大喪時臣師文正公
宋浚吉文正公宋時烈請依朱子說羣臣同
服衰服而其時大臣有力攻之者遂不行先
師嘗以爲大恨矣今者　聖上慨然於仍襲
謬制欲服古禮聖學之高明聖志之卓然誠
不勝欽仰贊歎也惟願　聖上斷而行之以
爲萬世遵行之典　上教曰茲事自有朱子

定論本無可疑斷然行之可也初 上臨經
筵與玉堂諸臣講至君臣服制章遂慨然欲
復古禮收議于諸大臣至是始命舉行○引
見大臣備局諸臣左議政金昌集以進宴後
施惠一款稟奏曰諸議以量減大同可為一
時之惠云矣 上問諸臣禮曹判書閔鎮厚
等諸人皆以減大同為宜戶曹判書趙泰耉
請糶糴限久遠一年蕩滌大同限一斗量宜
減捧判府事李濡亦如泰耉言 上命八道
一年糶穀均許蕩減兩湖沿海尤甚邑大同

粢酌蠲除　上又命依丙戌庚寅例大臣宰
臣堂上及夫人年七十以上賜米肉耆老宗
班年七十以上賜衣資米肉朝士夫人及婦
女年八十常漢女人年九十以上並賜米肉
又以昌集言命依　先朝戊申例宰臣侍從
臣父母年七十以上書啓或加資或賜衣資
食物

乙未　四十一年春正月教曰歲事方新東作不
遠此時勸農在所當先被灾設賑處亦宜申
飭自政院措辭下諭政院代撰傳敎頒示八

路○二月命户曹鑄銅斗斛頒于八路時斗斛無定制官用大小各異倣華制鑄頒其制底濶口殺體小而高盖防濫捧高凸之弊也○除金城等二十邑大同米每結一斗時因進宴推恩蕩減列邑逋糶而金城等二十邑獨無舊逋可蠲道臣尹星駿請減新賦以均德惠從之○三月上教曰京外情債爲生民之積弊掖庭下人及各司吏胥輩嚴加禁斷政院請以上教頒布於八路兩都一體禁斷○秋七月教曰癸甲兩年啓覆連因事

故不得爲之若或應死者經斃未免失刑可
原者瘐死亦甚可矜今年則三覆必欲趂冬
前爲之分付刑曹而行刑必待季冬擧行○
教曰守令數遆甚非責成之意而完邑蕩敗
莫可收拾爲慮此弊常加申飭而每歸虛套
誠甚未安不可無明白定奪之擧令廟堂稟
處是後備局啓請出入兩司之入外任二年
內不得還動旣有乙亥受教雖玉堂之久於
外而內擬者亦惟在處分其他非治績素著
別爲超陞者外依聖教使之切勿遆移從之

○九月 上下特教遣史官傳諭于大司憲權尙夏曰噫士生斯世幼而學壯而欲行之自非果於忘世者未聞有受知君父而終始不赴者矣卿以世祿之臣有休戚與共之義而夙負士林之重望此予所以敦召頻繁欲致左右者也卿若一出展布所蘊仍又出入胄筵則其所以裨益國家輔導春宮又如何哉故於頃年筵席召刑判至於面諭前後批旨亦且勤摯而只緣予誠淺禮薄固守東岡不肯幡然予之缺然慚歎已不可言而病裏

思想亦何嘗少弛此時望卿造朝不翅若大旱雲霓卿須深諒亟回遐心賁然來思勉副至望○冬十月教曰古者東海一婦抱冤三年致旱珍島一郡十餘年凶荒予甚憫之無乃海外窮民抱冤莫伸上干天和而致此凶荒耶其令本道方伯詳加訪問於本郡即為啓聞事別諭可也

丙申 四十二年春正月 上下教曰臘盡春來東作不遠災荒尤甚處亦當設賑勸農賑政不可不別樣申飭濟州賑穀令備局另加嚴

飭連續入送俾蒙終始軫念之澤 上於歲
首每降是敎令於靜攝之中又軫稼穡之艱
難勸課農桑賑救島民如是其勤摯○上諭
濟州別遣御史黃龜河曰耽羅一域三年飢
荒窮溟絶域異於陸地荐饑之餘民困尤極
朝家之別遣御史意有所在下去之後凡係
爲民之事必須着心奉行而連歲運穀其數
甚多飢民死亡指徵必難其中難捧之類各
別精覈或蕩減或白給而邑弊民瘼亦爲條
聞使我絶海之民得被惠澤前牧使邊時泰

賑政善否亦爲應問宜矣○賜角弓箭竹雉
羽等物於內三廳武臣　上下敎于宣傳官
等曰予素愛恤武士春秋必親臨試才激勸
矣一疾支離累年不行殊乖予平日之意也
今以弓矢箭竹等物賜之其勿抛藝來頭如
得間歇當招見試才矣武士莫不感泣○閏
三月賜祭濟州民人餓死者御史黃龜河狀
言島民死者甚多請送香祝設壇祭之以慰
飢魂　上許之親製祭文以下其文曰嗚呼
乇羅一域之民生此不辰荐罹饑饉于今三

載加以毒癘所遘十無一瘳矧茲絕海殊異
陸地聚穀既艱謀生亦難一島遑遑如逢兵
燹予為民主當作何懷憂憫之極渾忘寢疚
勑諭道臣船粟以哺而往來候風每致遲滯
繼令醫司優送藥物而殆同勺水莫能遍救
首尾四年之間餓死病亡計以累千村閭空
虛景象愁痛哀我赤子無罪無辜天胡降灾
若是偏酷耶予心若割寧丁我躬而不可得
也嗚呼予病雖在沈綿為民一念罔或少弛
貢人之來輒問疾苦御史之往又下遺教用

心非不勤矣而事與心違卒不能自保吾民靜言思之良由無德曷勝慚靦嗚呼一婦抱冤尚且召災況近萬生靈相率而塡于溝壑者乎嗚呼孤魂無託不其餒而天陰雨濕鬼聲啾啾乎念至此益用憫惻爰命監賑之臣擇地爲壇備以淸酌庶羞用慰煩冤嗟爾衆神携挈朋儔來享飮食永除災沴保我餘氓○開城府失火民家延燒者三百餘戶死傷者多事聞 上命限二年蠲役運粟九百石以賙之○上下教曰禮記月令曰掩骼埋胔

盖推其所愛於生者以及其死者之意況耽
羅一域之民前後餓死者至於累千則其中
無依之類初不着實收屍暴露者必多予念
至此不覺惻然其令有司分付守臣定監官
各別埋瘞以聞○命立祠於南原縣祀壬辰
戰亡天將李新芳毛永先蔣表等三人又以
兵興業追享於七忠臣鄭期遠等祠宇興業
即其時軍餉有司而戰死者○夏四月命釐
正宗廟祭物之有違五禮儀者禮曹言考諸
五禮儀及宗廟儀軌圖式則各室尊床西邊

設明水玄酒而今則只設空尊大羹則盛于
瓦㽅奠于第一行而五禮儀註大羹太古之
羹也肉汁無鹽梅之和後王存古禮故設之
云而今則以冷水切入牛脂少許而用之大
失禮制宜依古禮煮肉爲羹而奠之豚拍禮
儀圖式細切作齏而今則以全肉盛豆既有
豕熟膚盛豆陳之又以豕熟一塊盛豆陳設
一物兩用必是中間致謬亦當依禮切用其
餘餠餌之違式者亦多有之云請自今以後
一依五禮儀圖式抄作謄錄分授於奉常寺

及宗廟署令典祀官及本署官員按其圖式及謄錄檢察監設而社稷各殿諸山川大小享祀亦一體施行 上從之○濟州別遣御史黃龜河狀言灰全鰒連年封進之難 上命特爲姑減仍命本島進上物種並減三分之二○秋七月 上下教曰嗚呼予小子無德忝位殆近四紀而政多不善獲戾于天水旱風霜無歲無之稼穡卒痒生民困瘁夙夜憂歎玉食靡安矣迺者極備之餘繼有極無之災正當長養彌月恒暘百穀焦枯鋤後之

旱災乃至爕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而微誠
未格雨意愈邈昔之穰穰今皆濯濯節届流
火西成望斷念我赤子大命近止爲民父母
予懷若何病裏焦迫不遑寧處寧欲自焚以
荅天譴而不可得也嗚呼今茲亢旱亶由不
穀盖自修省之不暇而亦豈無勅勵羣工交
相儆戒之道乎嗚呼人君之所惡莫甚於黨
論而今日黨論已成心腹之痼疾此疾不去
必亡人國而後已思之至此不覺心寒前後
申飭不啻縷縷而每歸空言茲由於在上之

人不能盡建極之道而然也予實愧恧焉咨爾大小臣僚體予宵旰之憂痛革朋比之習一乃心力夾輔王室則豈非國家之福耶宜各勉旃故茲諭示政院以此非尋常絲綸之比請頒示中外 上從之○下敎曰亢旱彌酷大無已判當此之時一意救民不啻若拯救焚溺令廟堂悉心講究凡係浮費一切省減而京外物膳及三名日方物弓佽筒箇外並限明秋停封酒房香醞減半封進○八月上出內帑銀賑畿內飢民下敎曰今年灾荒

八路同然而畿輔根本之地尤宜發帑藏以補賑資遂下銀二千兩於畿營○上下教曰凡係賑政公事須即入啓外方以賑事狀請者亦即覆奏時因 上候未寧凡公事留置政院不得入之故 上慮關涉賑政者有淹滯之弊有是教○藥房入診提調閔鎮厚言正軍外餘丁等名色元無代定之事而湖南所在兵曹餘丁及匠人自前代定已成謬例當此閑丁難得之日其弊實多今後宜罷代定之規 上可之○冬十一月藥房入診提

調閔鎭厚曰御前所鋪地衣穿破已甚雖出
於昭儉之聖德而所見未安不可不改造矣
上可之○吏曹以臺啓名官為守宰者雖善
賑善治勿為陞資事覆奏曰若以名流之故
先疑有力有所區別已非一體懋賞之政至
於以此定式有傷事體請自今申飭各道畢
賑上聞時不計賑穀多寡只取治績賑政之
卓異者該曹覆啓時亦以此分輕重論賞
上可之○備局以臺啓別立一司摠括漁塩
事覆奏曰謹按經國大典戶典魚塩條云塩

盆成籍藏於本曹本道 税塩換穀布補軍資
魚箭所出魚物薦新常貢外貿穀補軍資別
倉然則我 祖宗盛際何嘗使私門擅其利
也壬辰亂後諸宮家新歸無所聊賴其時度
支之臣乃請給魚塩之場此折受之所權輿
也今則京外衙門新舊宮家競受爭占茫茫
大洋片片小舠皆有所屬各處差人迭来疊
徵鷹拏虎攫出没江海使一生辛苦於海濤
鯹烟之間者手無一錢號天怨毒在處皆然
而衙門宮家所取僅十一矣 孝廟洞燭此

弊以爲保民之道莫如去私乃分遣繡衣於
諸道使之察啓將大變革而未及設施及至
先大王前後命罷之處非止一二自 聖明
臨御以來亦多限年革罷而今因大臣臺臣
之一言快賜處分臣等固當奉行惟恐不及
而事有次第政貴熟講必先查沿海魚塩之
處整理頭緒後定勾管摠括之司共議規制
終成永久之法此法若能善成寬定稅式徵
收之柄摠于一處則雖分給各司諸宮而更
無餘裕不能大助軍國如歷代及 祖宗之

時猶可永絶暴求疊徵之害以解海民倒懸
之急本司提擧中先差主管數員卽令移文
京外盡行根究待其文書畢到確議節目後
設衙門等事更爲稟定何如 上從之○備
局與裁省勾管堂上相議定爲裁省節目請
貢物就乙亥裁省之例減其價米十分之一
有元貢無進排者並姑減宣惠廳戶兵曹及
戶曹所屬衙門用度係經費者亦倣乙亥例
裁減別單書入各殿各門守直及掖庭各處
守直軍士亦依乙亥例別單付籤減數以入

此外各司用度零碎者令各司量宜裁減貢物價既減十分之一則官用作米等雜費亦當依此減捧以身布為用度衙門則尤宜節損以補灾邑減布之代 上從之○十二月藥房入 診都提調金昌集曰右議政李頤命劄陳中稅太減半騎步兵水軍各様身布退捧於明秋及錢貨加鑄事有稟處之命矣戶曹經費若箇無他措手之處輒以見在之太推移取用今若減半則明年經用决難支繼不可不念諸路稅太一結四斗内許減一斗

則似為得宜 上可之昌集又言騎步兵水
軍身布並為待明秋退捧則其間事勢亦甚
可慮宜令折半上納其半則退捧於明秋提
調閔鎮厚曰諸般身布盡許退捧而騎步兵
獨不與焉則豈無向隅之歎況水軍在諸軍
最稱苦役而待之甚賤常時每懷寬恤之心
而今又不得入於退捧之中則必增其怨詛
上命一體折半退捧昌集曰市肆之間銀錢
幾乎相埒若以錢為有弊而停罷不用則已
若仍行用則必須加鑄可資用度大臣劉意

儘為生財之道而諸宰之議多以為不便今雖加鑄無益於民而反生許多奸弊且我國本不產銅貿販之費不貲所得之利不能補其失決不可鑄云然若欲仍為行用則勢宜加鑄矣鎮厚曰既行錢貨則固當連次加鑄而但錢弊漸滋京城之人多以為不便至於外方則盜賊因此熾盛所謂富民長利尤是窮民所難堪者民情莫不願罷其何可加鑄以致失望乎設令加鑄有利恐未及有裨於荒政而加鑄時工匠料布其費不貲無寧以

其料布直用於賑資為得矣　上曰錢貨自古有弊即今民間盜賊肆行而富益富貧益貧皆由於行錢之弊至於加鑄則殊涉重難廟堂益加熟講更為稟定可也

丁酉

四十三年春正月　上下教諭八道監司兩都留守曰嗚呼國家不幸連歲荐饑生民之困瘁莫今日若也中夜憂歎錦玉靡安昨年災荒輓近所無八路同然沿海尤甚離散相繼十室九空其他狀聞亦多驚慘歲前如此來頭可知而公私赤立着手無處與言及

此憂心如灼罔知何以為計然而哀此無辜
顚連之民皆吾赤子也安有子疾阽危而為
父母者諉之於無可奈何而束手待死者耶
推此論之今日救災無他惟在至誠而已昔
宋知青州富弼以至誠救民故得以全活者
甚多噫諸道方伯守令苟能視民事如視家
事盡心經紀至誠賙賑則亦豈無拯救之道
乎噫脈田力穡乃亦有秋雖在常年固當着
實勸課矧當大殺其可少緩如修堤堰給種
粮警懶惰等事農政之最緊者也噫病裏一

念都在於民言非騰口亶出心腹咨爾按道之臣體予宵旰之憂凡係兩政惕念奉行使民無捐瘠田無不闢而至於邊將察訪亦有管下賑救之事不可不一體申飭並宜知悉

○二月　上下敎曰今玆溫泉行幸出於萬不獲已而適當荒年貽弊多端予心何安不可無別樣軫恤之道其令廟堂所經及近處各邑丙申條田稅大同稟旨量減用示予意備局覆奏請溫陽一邑丙申條田稅全減湖西則丙申大同實結七萬六千十結每結各

減二斗所減當爲一萬一千三百四十石令
本道監司随其出役苦歇區别減給畿邑則
每結減大同米三斗 上可之○三月 上
在温陽召見忠清監司尹憲柱及道内守令
之以差貟來待者 上諭之曰予有切急之
病作此萬不獲已之行言念民事心甚不安
又命悉陳賑政及農形憲柱言道内無土飢
民多至十萬三千餘口賑資不過皮穀十八
萬石米千餘石以此無以繼賑從當條列狀
聞矣 上曰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賑飢固不

可緩而給種亦緊急不可不留意且諸般民瘼及予在行宮時一一狀聞變通宜矣憲柱請道内大邑久遠軍布量宜蕩減 上命廟堂稟處 上歷問諸邑飢民及死亡之數又以勸課農事盡心賑政戒諭入侍守令等仍命凡諸弊瘼與道臣相議區畫登聞○夏五月以贈領議政文元公金長生從祀于文廟西廡○秋七月 上下教曰賑飢之餘毒癘繼熾死亡相續止息無期其為驚慘孰甚於此藥物救療等事屢次下教另加申飭京外

著實奉行至於合家歿死之類尤爲慘然前
頭別爲稟處以示予彰恤之意○命減咸鏡
道土貢各種先是咸鏡監司李光佐請減土
貢不緊物 上命備局稟處備局覆奏就其
數目中不緊者懸註以入 上皆從之又命
中脯文魚亦量減大口魚減一百尾○下教
曰五載沈綿之餘目疾添苦視物益昏酬應
漸艱國事可虞依國朝及唐時故事使世子
聽政○王世子上䟽曰伏以臣以千萬無似
待罪東宮已至三十年恒懷畏懼若隕淵谷

加以臣誠孝淺薄侍湯五載 聖候一向違
豫尚無康復之期夙宵焦煎若無所容千萬
意慮之外遽承不敢當之旨臣聞命驚惶益
不知置身之所也臣才魯莽無當於事則固
知此任非臣所堪 聖明雖欲代勞臣恐反
貽憂慮有倍於前日也臣百爾揣量斷無堪
承之望玆敢冒昧仰暴情悃伏願 聖慈特
加三思亟寢成命以重國事不勝幸甚 上
命承旨宣批曰省疏具悉積年沉淹眼患又
劇酬應甚艱事務愈滯病裏憂深命爾代勞

玆乃國朝故事爾何讓焉嗚呼付托至重爾
責至大夙夜寅畏罔敢或怠敬怠之分興喪
斯判可不懼哉可不懼哉書曰念終始典于
學亦宜勉旃○王世子又上疏曰伏以臣敢
將至懇仰瀆宸聽而及承聖批不惟不賜允
俞辭旨溫諄誠誨備至臣之不肖何以獲此
一倍惶悚繼以感泣實不知仰喻萬一也
聖候愆和積歲彌留之餘眼患添重至有今
日之教臣雖無狀豈不知此而第伏念臣質
魯才鈍學識茫昧誠不足以仰體付托之至

意此臣所以徊徨踧踖罔知攸措也噫此何等事此何等任而臣是何狀而晏然承當有若真有可堪者然哉冒陳短疏仰冀察納以聖上日月之明何不察其情而遂其懇乎伏乞 聖慈諒臣至情非出飾讓收回成命不勝萬幸 上遣承旨宣批曰省疏具悉昨日批旨中訓戒之言爾其式克欽承毋庸更辭且近日事豪分正而是非明可以不惑於百世也事關斯文顧不重歟故特言之予志汝遵莫之或撓○八月 王世子聽政辰時出

坐時敏堂受百官朝參先時禮曹上聽政儀節一處所以時敏堂為之朝參及引接等事皆行於此堂一聽政時坐向依歷代及本朝前例西向一初聽政時朝參一次為之常參無事時間間為之群臣拜禮依 世宗朝所定宗親及文武群臣一品以下再拜庭下世子不荅惟宗室伯叔及師傅先陞堂再拜世子荅拜又以禮官所稟大臣事體自別與師傅一體先陞堂再拜賓客朝賀時拜庭下書筵時則依舊例行之一祭享依 世宗朝所

定宗廟山陵世子皆代行又以禮官所禀行
祭時凡事一依親祭例而祝文則依攝行儀
以謹遣書之一每五日賓廳日次大臣備局
諸臣入對於時敏堂該房承旨隨參書筵外
聽政日引見承旨亦進參承旨進參時翰注
各一員隨入春坊官並兼春秋聽政日當直
人亦入侍記事一政務依 世宗朝用人用
兵刑人親斷其餘庶務皆取世子裁决之例
擧行凡上章三司劄啓藩臣狀聞各司啓辭
皆上于東宮而其中事係重大有難自决者

稟裁 上前又以禮曹所稟一疏啓所論諸
條中有用人用兵刑人等事拈出别爲書入
而凡内外官遞罷並爲入啓兩銓除拜大小
官遞改禁府刑曹大辟處决及兵曹京外軍
兵上番習操歲抄宿衛遞代軍號省記宮都
城門開閉等事並爲入啓一出納教令依
世宗朝例自聽政日世子命令承政院主之
侍講院會所擧行者本院擧行下教稱下令
傳旨稱徽旨啓依允改以達依準啓辭稱達
辭狀啓稱狀達啓本稱申本啓目稱申目上

疏稱上書百拜改以再拜凡文書入達舉行
之事政院每月朔望抄錄啓聞年例應行之
事一併書入有煩睿覽此則安徐一朝賀等
儀註令禮曹憑據　世宗朝所定參酌古今
作爲新式儀仗及宿衛軍士兵曹憑據　世
宗朝所定比常時加數○九月藥房入診時
都提調金昌集言田政紊亂賦役不均年前
既有量田之命而適因年事告歉未即舉行
矣今年則年事稍稔正宜始役若出均田使
則又有騷擾之慮只令道臣檢飭守令隨便

爲之似無不可行之理提調閔鎭厚亦言其不可不改量 上曰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政之大者莫過於量田何可廢而不行乎大臣所達得宜均田使勿爲差出待戶判上來（戶判權尙游方以試才在北道未還）磨鍊事目卽爲舉行後因廟堂覆啓先行於三南

戊戌 四十四年春正月 王世子下令于政院曰我 聖上憂民重農之意出尋常萬萬十行綸音每下於歲首矣目今歲色已改民事政急仰體聖意另飭方伯其可緩乎昨年三

南農形雖曰稍勝被災最甚處將有賙賑之
舉至於西北連歲荐饑而關西清北尤極慘
然言念至此若恫在已必須盡心濟活然後
可免捐瘠之慘且農者天下之大本則勸課
之政在所當先並宜申飭本院須體余意別
爲措辭下諭于八道監司兩都留守於是政
院達曰恤民重農之意藹然於文字之表雖
漢文寬大之書無以加玆請直以此徽旨頒
諭世子從之○三月　上教曰予於平日以
姜獄事心常惻然在易坤卦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而臨昌君以
昭顯之血孫其子孫之蕃衍可比古之汾陽
則福善禍淫之理果爲昭昭矣及閱李明漢
文集至姜碩期諡狀知其爲賢宰相而歎羨
之此在壬辰夏間也且於慶德宮高處望昭
顯廟想其神道之孤單心甚愴然因此三件
事有所感傷遂成三絶矣昨年首相適以復
官爲請正符予意故心甚樂聞而猶有所趑
趄不能盡言者只許復官大臣不可不知予
本意也翌日遂下御製于政院其望昭顯廟

詩曰回看靈宇轉悽然荏苒流光七十年宮主如何不並奉世人誰識心常憐閔白洲李明漢號也稿見姜碩期諡狀有感詩曰觀於此狀可知賢節惠夫誰曰濫焉德如是碩報何蔑不覺令人心惻然詠昭顯子孫詩曰臨昌即昭顯孫臨昌君焜多予並無恙昔日汾陽可比況福本無門入自招昭昭此理古今暢○夏四月命復昭顯世子嬪姜氏位號 上既以姜嬪事議于大臣二品以上皆言其寃 上遂下教曰予於姜獄隱傷于中者久矣昨年舉條改

書以下所以發其端也及至今日筵教備悉所製三絶繼又出示使在廷之臣咸知予意則亦無餘懷之未盡者噫下教中微意二字我 聖祖未嘗忘惻怛之念有以仰認之謂也噫知其冤而不雪其枉可乎予志先定公議大同伸理之典自是次第應行之事亟令有司舉行○秋閏八月 上下教曰愍懷嬪復位後尚未能親為文以叙予意曷勝缺然仍下御製祭文於改封墓後另行致祭其文曰嗚呼惟靈令門碩媛早配貳極塞淵其性

徽柔其德禮以自飭敬以自存荷 仁穆殿
最眷愛恩親受小學孜孜不倦輒即成誦聰
敏罕見異域風霜幾經年歲鶴駕纔回遽爾
遐逝逮至丙戌邦運愈屯暮春之事有未忍
言九地含冤六紀恰滿凡有血氣疇不傷歎
矧予平日中心隱憐乘閑偶閱昔人遺篇文
貞德業備述燦然而考其狀益知其賢喟然
興嗟詩以感志謂可必伸不伸不止事端之
發誠若有意詢于在廷議無同異斷自予衷
特宣絲綸丹書一洗位號重新追復之典亦

及一家至冤昭雪足以導和旱餘之雨累被蘇枯誰云無知冥感不誣瞻彼舊廟神道孤單今已躋奉庶可慰安禮宜祔左梓室將移旣命卜吉繼又自思餘七十載體魄攸托不瑕不寧驚動宅穸緬禮遂停仍舊改修盖予敦親念靡不周靈閣新營象設擁岡從此無憾追惟愴傷玆當工完爲修一奠遣官替陳縱慚不腆幽顯無間諒之者恍尚冀精爽以假以歆○冬十一月以癘疫熾蔓遣重臣致祭于山川 上親製城隍發告祭祝文以下

其辭曰毒癘無前病懷何安更竭菲誠有事
郊壇微神之力曷集羣神先告厥由虔薦精
禋○遣重臣行癘祭于北郊　上親製祭文
以下其文曰在昔棘城祭癘之文即我　文
宗大王所親撰也奎章昭回至誠感神沴氣
自消而民乃奠居至若聖製中無情有情之
喩可謂曲盡形容而發前聖之所未發矣嗚
呼鬼神有情可以理曉目見吾民遭大厄會
方是之時匪神曷祈肆予懇惻恫若在已瀆
告奚避靡所不極而神之聽之愈往愈邈神

豈不仁予實誠薄叉身而省顏厚忸怩嗚呼予本無德忝爲民主心雖切於拯救誠未格乎神明頼城感應之速非敢望於今日而惟彼赤子乃 祖宗之赤子則 祖宗之遺澤入人者深神胡不念刻此疾疫八域皆同[illegible]海西一道之比則億萬無辜之民命神胡不憐嗚呼今茲毒癘往牒罕見燎原之勢莫可止遏作息旋熾首尾三載無家不染無人不痛于京于外無一片之淨土望絶圖生束手待死嗚呼兵燹雖慘猶有不被兵之處矣灾

荒雖甚亦有彼善此之別矣何獨癘之爲灾
若是其酷烈耶當夏廢農而荒疇滿目遇冬
露處而飢寒切身或闔家俱歿或收瘞無主
積尸相枕村閭殆空若此不已人類盡矣人
類既盡國其何依神亦誰託噫嘻慘矣尚忍
言哉病裏焦憂心焉如焚寧丁我躬溘然無
知嗚呼沈痾漸痼酬應至艱爰命世子代理
萬幾是亦一初付託得人神人胥悅正宜道
宣天地之和氣使萬物各得其所豈忍見赤
子之夭扎而莫之恤乎灾迫燃眉未暇緩聲

玆遣近臣親為文告予衷曲誠之所到金石
亦透況鬼神之為德其盛矣者乎神其鑑諒
歆予觴豆廓掃陰沴署風捲雲使四境絕歌
吟之聲邦國享安康之福則是神之賜曷勝
顒望亟垂冥祐無作神羞

己亥四十五年春正月 王子延礽君諱延齡
君昍率諸宗臣聯名上疏有曰耆老所書諱
厥有 太祖朝故事則踵而行之尤為曠世
盛舉此我春宮積誠申請而 聖明所以即
賜允可者也迺者考史之行纔返遽見成命

之還寢中外羣情孰不抑欝臣等嘗聞國初
制度草刱史官記事甚多疎略故在前國家
有事考出實録而其於國初事每患無徵云
此事亦或見漏固無足恠而故相臣沈喜壽
及仕於壬辰亂前則序文必據其耳目所覩
記非若傳信傳疑之比此外名臣長德記述
之語亦多有之而其爲文獻之可徵孰有過
於先生案者乎當此三百年後始有之盛會
追繼三百年前 聖祖之美事則當初聖敎
所謂初非譹讌之事者誠是至當底道理今

若歸重於元來疏漏之史牒以致盛禮闕而
不舉則是將並與 太祖大王盛事熙蹟而
永泯於來世也 殿下亦何不念及於此耶
臣等又嘗伏聞 宣廟末年亦擬待六旬之
至追踵 太祖故事而未及焉臣僚逮事者
無不追恨云今幸 聖壽靈長已臻六旬而
盛事終亦不舉則豈不為國家之欠典乎
上答曰此事元非可議者既允世子之請矣
厥後還寢成命以其不載實錄也世子之缺
然中請愈往愈懇而爾等及多宗之言亦如

此仍又思 太祖西樓書諱之事載於沈喜壽耆所先生案重修序文中今玆文字决非杜撰且 宣祖朝去古未遠而晩年亦嘗擬待六旬之至追踵 太祖故事則尤爲明白而疏中並與 太祖盛事而永泯於來世之云甚是依前下敎擧行爲○上下敎曰 太祖大王入耆所後几杖造入之事至今流傳此一欵令該曹稟處禮曹言臣等孤陋全無聞知矣聖敎如此當於冊子奉進時几杖亦爲精造以入 上可之○夏四月 上出御

景賢堂錫耆老諸臣宴○秋七月禮曹言上
年因年荒諸道及濟州三名日方物限今秋
權減矣今則秋節已屆莫重享上之物不宜
久廢請自冬至依舊例封進　上命限明秋
姑減○八月藥房入診　上語諸臣曰平日
予於宿衛之士務加愛恤而激勸之矣自眼
視昏暗後一切廢却故於上年秋招見禁軍
將以下仍以爾等見予而予不見爾等為教
矣自庚寅觀武才後今已十年未行觀武才
常時則二三年一行而今至此久不但渠輩

落莫亦與予意相違欲一番遣命官設行以
示慰恱之意耳　先朝乙巳年間觀武才擇
日而因冬雷遣命官爲之今亦援此例遣命
官行之似無妨矣又曰兩營軍當自十月上
番而九月二十五日爲鄕軍逢點之日在京
將校先爲初試而鄕軍則待其上來追後初
試合設會試似爲便好矣○九月先是大臣
諸臣以　上八耆社實爲三百年罕有之慶
屢請進宴而　上以年事不登病且難強不
許至是大臣又以爲請　上始勉從之出御

景賢堂受宴 上具袞龍袍翼善冠乘輿出內侍奉几杖從之繖扇侍衛如儀仗動鼓吹振作奏與民樂上入堂鼓吹止軒架作上升座內侍奉几杖置上座側尚瑞院官奉寶置案樂止近侍及諸執事下殿先行四拜禮訖還入侍王世子率宗親文武百官入就拜位樂作行四拜訖樂止提調進酒器樂作進訖樂止王世子以下皆跪提調進揮巾樂作內侍受揮巾進訖樂止提調進饌案樂作進訖樂止提調進行果樂作進訖樂止承旨跪請進花供花盤樂作內侍受花進訖樂止提調捧盥水樂作內侍受進訖樂止王世子以下俯伏興平身復跪提調進小饌樂作進訖樂止王世子以下俯伏興平身典樂二人分東西立唱尊崇樂章維天之曲訖相禮引王世子陞自東堦由東門入進第一爵授提調出就拜位跪宗親文武百官皆跪致詞官陞自西階由西門入進當座前跪致詞而退上舉爵樂作奏千歲萬歲提調進受虛爵復於坫樂止王世子以下俯伏興復跪提調

割肉蹄進于饌案之右樂作奏清平曲提調進饅頭進訖樂止王世子以下俯伏興平身領議政金昌集進第二爵致詞官進致詞如前儀傳教官由東門出臨階西向立傳教曰敦舉卿等之爵上舉爵樂奏五雲開瑞朝王世子以下行三叩頭山呼禮樂奏桓桓曲王世子以下四拜樂作相禮引王世子引儀分引宗親文武百官升殿就位上命侍衛請將就座典樂引歌者及琴瑟分東西陛階立副提調供王世子饌卓別行果輔德供花副提調供王世子饌執事者設宗親文武百官饌卓散花訖提調進湯樂作王世子以下離位伏進訖還就位副提調供王世子湯執事者設宗親文武官湯訖樂止判中樞府事李頤命進第三爵如前儀樂奏步虛子令舞童入作副提調供王世子酒執事者行宗親文武官酒此下進爵時皆如之進訖樂止進湯全城君混進第四爵樂奏井邑慢機舞童入作錦平尉朴弼成進第五爵樂奏步虛子令舞童入作奏千年萬歲領敦寧府事金柱臣進

第六爵樂奏井邑慢機舞童入作奏清平曲 行户曹判書宋相琦進第七爵樂作奏與民樂令舞童入作提調退小饌進大饌樂作奏太平年之曲仍奏與民樂鄉唐樂交作慶容舞入作副提調供王世子饍執事者設宗親文武官饍訖樂止頃之提調進撒案副提調撒王世子卓執事者撒宗親文武官床訖諸大臣同進陳慶祝之舞退就位王世子降就拜位率宗親文武官行四拜禮樂作拜訖樂止通禮跪啓禮畢工鼓柷樂作上乘輿還內工戞敔樂止王世子還內放仗

庚子四十六年春正月以　上壽恰滿六旬告于宗廟　王世子率百官陳賀○夏六月癸卯初八日　上昇遐于慶德宮之隆福殿是日傾都奔走雖儓隷下賤哀哭如父母莫不曰

我 聖后爲生民損遐壽也 中宮殿以諺
教傳于大臣曰自 上平日盛德大臣朝紳
非不知之而猶有所不能悉者矣浩多公事
酬應之時至廢寢食晝夜不休敬事上天雖
遇小小災異恐懼之中察春夏秋冬之候或
雨雪愆期風日不和則無一時弛慮若雖親
察則必以日之陰晴風起何方問諸内侍宮
人若不愆於農事不乖於時氣則必喜或雨
多少不適於農時則必憂未嘗一刻暫弛故
雖多年積傷之中至于今日大小國事與民

弊若不追及今雖當天崩地圻之境可不略
叙聖德之萬一哉勤勞國事至為病祟致損
聖壽矣至於今日喪葬諸具卿等不可不致
極如禮而必體 聖上之德意仍察民生之
弊瘼宜矣近来該曹儲蓄無不蕩竭故自
上軫念凡殯殿山陵器皿等物所入銀子以
純銀打鍊踏啓封置前頭殯殿山陵所入銀
器自内當下所封置銀子但如樣造納可也
殯殿所用金盞三具瓶一坐三四年前已為
造置今欲以此用之耳自 上以為近来諸

道年年凶荒今番通信使所來銀子出給戶
曹而其餘數則並江界內司奴婢貢布代銀
子同爲踏啓封置將以備前頭賑恤時所需
而仍曰若得年年豐登不煩用此則幸矣今
日國事不幸罪逆深重遽遭此變而此等事
豈可不使大臣知之乎仰恃聖德竊祈無疆
之壽閏月衣襨曾已製置常時所御衣襨今
又待令該曹則雖衣襨之屬不必一一如例
準備只待內間書示始爲備納務遵平日省
約之意毋爲虧損聖德之地幸矣 王世子

即位羣臣議　上德行功業上謚曰章文憲
武敬明元孝廟號肅宗

國朝寶鑑卷之五十五

國朝寶鑑卷之五十六

景宗朝

景宗德文翼武純仁宣孝大王

諱昀 字輝瑞 戊辰十月二十八日丁卯誕降于昌慶宮之就善堂在位四年甲辰八月二十五日乙未昇遐壽三十七葬懿陵在楊州

肅宗大王四十六年庚子六月癸卯八日 肅宗大王昇遐于慶德宮之隆福殿越六日戊申 王世子即位于崇政門尊 惠順王妃

金氏為王大妃冊嬪魚氏為王妃追冊端懿
嬪沈氏為端懿王后告廟受賀頒教大赦
上肅宗元子德性仁厚孝友尤篤甫十歲
題饑民救活書曰嗚呼蒼生以食為天凶年
慘酷餓莩滿街惟我　聖上思之焦悶急求
賑穀民賴以生嗟我億兆本業耕織使吾東
方夜無閉門嘗著君子小人相反論其辨公
私利欲之分甚嚴也丁酉承命代理每事必
禀而行示不敢專至是禮曹進嗣位節目
上號慟不許及大臣三司屢請然後乃即位

凡諸政令一視代理時○始行三年喪先是
國恤服制專用五禮儀多不合古禮 大行
大王嘗於甲午講曾子問慨然欲復古禮博
詢大臣儒臣倣朱子君臣服議參以皇朝禮
及先正臣李珥金集禮說講定三年之制而
未及行至是 上斷然舉而行之喪禮於是
乎大備○秋七月祭酒李喜朝上疏陳勉且
曰臣於前年投進東賢奏議及先正臣李彥
迪九經衍義要語 大行大王褒以精切閒
明宣兩朝於大喪卒哭前亦御經筵今雖不

能備禮開筵若引接儒臣講以此書則必有所補也　上優批嘉納○竄幼學趙重遇于三水府重遇上疏請追崇私親　上教曰重遇之疏一篇主意專在於亟定名號而敢曰毋以子貴又敢曰　先大王陟降之靈必弗咈於今日之舉又敢曰　先大王徽意存於其間此豈臣子所忍發口矧今仙寢未冷何敢以誣妄之言若是肆然哉仍命重遇邊遠定配○九月命立唐何蕃宋陳東歐陽澈祠于泮宮先是癸亥　大行大王命立三人祠

而以歲儉未克舉行至是館學儒生李箕重
等上疏以爲言 上命有司亟令營建○濟
州旌義大靜三邑民百餘人越海而來請執
役於因山且獻土產 上許其請而却其獻
仍命優賜糧米○冬十月葬 肅宗大王于
明陵禮曹啓曰卒哭後庶人服不載禮經朱
子語類有百姓爲諸侯有土者服三年之文
請令庶人軍吏並白衣終三年從之著爲式
辛丑元年春二月戶曹判書閔鎭遠上疏略曰
比歲歉荒民命近止蓄積俱竭其何以接濟

乎昔　宣祖朝名臣李之菡以抱川縣監疏
陳救荒之策曰陸海者藏百用之府庫也銀
可鑄也玉可採也鱗可網也鹹可煮也此誠
識務之至論然今則穀無可移之道銀無廣
採之路而採玉之法亦無聞焉至於魚鹽之
利盡屬於各衙門諸宮家更無一片閒地唯
有鑄錢一事猶可為也而議論歧異又無以
斷然行之見今餓死之報日聞流丐之類塡
街臣嘗夙宵區晝終無可救之策然亦何可
謂之無可奈何而恬然不為之動念乎　上

優批答之○夏五月副校理趙文命上疏略
曰國家受病之源朋黨是已爲今之計莫如
打破朋黨而朋黨之爲害者其目有五曰是
非不眞也曰用人不廣也曰紀綱不立也曰
言路不開也曰廉恥都喪也其所以救之之
道不過皇建其有極而已請下臣疏示于廟
堂仍降明旨頒告中外 上優批嘉納○上
親臨疏決以旱也○秋八月冊 延礽君英宗
大王爲王世弟時 上候違豫久未視朝而儲
位空虛國勢孤危正言李廷熽上疏請上禀

慈聖下議大臣即定建儲之大策以係兆民
之顒望 上命大臣議於是領議政金昌集
左議政李健命判中樞府事趙泰采率九卿
三司請對奏曰昔宋仁宗春秋不至晼晩而
范鎭力請建儲今者臺言誠宗社大計也
上曰然即入告于 王大妃王大妃書下
延礽君三字曰 孝宗大王血脈 先大王
骨肉只有主上與延礽君而已有何他議
上遂以 慈旨親授于大臣仍命冊 延礽
君爲王世弟王世弟上疏略曰臣愚騃不肖

備數是爵千萬意外遽下不敢當之命心膽
俱墜驚惶涕泣不知置身之所也臣之性情
本以踈濶徒守已分安於聖世非但天地神
明可質　先大王陟降之靈抑亦照燭　聖
明在上焉敢誣也伏願仰稟　慈聖亟收成
命　上答曰預建儲嗣所以重宗社也予不
穀已過立年尚無嗣續又有奇疾言念國事
無計可施仰稟　慈聖俯從羣請委以儲貳
之重小心翼翼勤勤孜孜以副國人之顒望
王世弟再上疏辭益懇　上復遣承旨諭以

毋庸更辭以安予心○司直柳鳳輝上疏言
建儲事語極兇悖 上命招大臣卿宰三司
來詣閤外教曰 先大王以日月之明深慮
予之無嗣今予疾漸加無望斯男晝夜憂懼
不遑寧處日昨臺疏爲宗社定國本正合
先王盛慮及予之憂歎故仰禀 慈聖則慈
教至切不覺涕泗予有一分嗣續之望何有
此教乎既定儲嗣實是宗社無疆之福抑亦
予之所大願而柳鳳輝之疏此何人斯不可
置之卿等論以啓於是大臣三司啓請鞫問

鳳輝以正動搖國本之罪 上可之尋命遠
竄○九月 王世弟受冊寶於仁政殿先是
王世弟因柳鳳輝之疏再上章固辭 上慰
諭愈益懇至是 王世弟始受冊寶步趍進
止咸中規度承儲之後開胄筵講小學綱目
與宮僚難疑問答夜繼晷不倦 上以時躬
臨東宮曰欲聞吾弟讀書聲○冬十月執義
趙聖復上疏略曰 先朝丁丑廷臣上章請
令 殿下侍傍教習國事此誠訓迪儲君之
法今東宮春秋盛壯倍蓰 殿下之當年則

明習庶政尤豈非當務之急乎 殿下倘於
臣僚引接之際政令裁決之時輒令 世弟
參聽隨事訓習則其必明練庶務有補於國
事 上優批嘉納乃教曰予有奇疾十餘年
差復無期酬應萬機誠難矣往在丁酉聽政
之命靜攝中為調便也今世弟年壯英明如
使聽政國事有托予得安意調養大小國事
並令世弟裁斷旋因崔錫恒所奏姑命還寢
越三日復教曰予病日漸層加早定儲嗣實
欲代理以此稟于 慈聖久矣今諸臣不知

予本意有若因臺疏而發者爭論紛紜故姑
為收還而公事積滯酬應甚艱一依再昨下
教舉行於是 王世弟五上章固辭 上答
曰因予病痼機務多滯不得已命爾代理是
乃 祖宗朝故事何以讓焉嗚呼付托至重
且大夙夜寅畏敬之愼之式克欽承毋庸更
辭以副擧國臣民之望又曰弟兄間深思分
苦分痛之義使予病裏頤養是所望也予志
堅定雖日十章萬無允從之理更勿煩陳以
安予心及領議政金昌集等率百官請寢

上復教曰予病若可酬應則何至於此耶近日火升不覺察將使左右考例舉行左右可予世弟可予卿等深思之依下教舉行一以調便予病一以扶將亡之國昌集等見批旨懇切遂上劄請只遵丁酉聽政節目舉行因趙泰耉極力沮遏事竟不行○十二月宦者朴尚儉文有道宮婢石烈必貞伏誅尚儉等與金一鏡等表裏糾結謀危 東宮煽亂於宮中事覺 上命鞫尚儉有道 王大妃又出付石烈必貞於禁府並拷訊取服石烈必

貞徑懿尚儉有道轘之時柳鳳輝斥建儲趙泰耉沮代理一鏡等繼投凶䟽而逆宦妖婢又從中綢繆百端危逼於儲位賴　上友愛至篤沉機默察密禀旨於　慈聖卒之罪人斯得凶謀竟莫敢逞

壬寅 二年春三月命改宣川水軍防營爲陸軍防營罷淸南北九營將只存五營前營宣川後營中和右營順川左營慈山中營肅川皆兼討捕使定州龜城寧邊三邑皆兼守城將從平安道觀察使權㦒之請也○夏四月旱　上御小輿親禱雨于社

壇時驕陽下曝如焚如灼 王世弟趨進請乘輦 上不聽徹夜行事旣還宮又御前殿竟夕疏決仍命不卜日更禱南壇是日果雨○五月追上 仁敬王后尊號曰孝莊明顯仁顯王后曰懿烈貞穆加上 王大妃尊號曰慈敬○命自今承旨持公事入侍玉堂同入以存召對之規○秋八月祔 肅宗大王仁敬仁顯王后于太廟 上還御仁政殿王世弟率百官陳賀頒赦○冬十一月濟州饑命移湖西嶺南米七千石賑之傳貢馬

癸卯

三年春正月教八道兩都曰饑饉荐臻錦玉靡安蓄積已竭吾民將何以賙濟爲今之計察納雅言諮諏善道保邦於未危制治於未亂豈非導迎和氣之道乎昔漢文繼世之中主春秋議賑恫瘝之心藹然於絲綸之中而歲首勸農徒歸文具哀我赤子饑饉顚念及於此寧欲無言畢攄所蘊是予之望也○命諸道貢獐以死代生○命備局卿宰及諸道觀察使各薦學行才局智勇三人從大臣之言也○北道純陵灾 上變服避殿減

膳撤樂遣禮官奉審行慰安祭○賜贈領議
政朴泰輔諡曰文烈先是 肅宗朝吳斗寅
李世華已賜諡泰輔只贈職旌閭至是筵臣
言三忠不可異同有是命○夏四月旱 上
避殿減膳撤樂教曰眇予否德嗣位以來非
常之灾可愕之象無歲無之水旱風雹所以
害穀者式月斯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逸豫
爲今之計莫若收拾人才寮納忠言言可用
則採之不可用則置之宜自政府廣求直言
噫黨錮之禍可勝言哉一室之內干戈相尋

好惡相反情志阻隔胡至此極卿等俱以世
祿之臣義同休戚値此板蕩殫竭心力夾輔
王室以慰　祖宗陟降之靈則乃祖乃先必
致悅豫豈不並受其福乎○刑曹判書吳命
峻疏陳良役之弊請減一匹而革罷諸般不
緊名色以補其闕量入爲出下廟堂稟處○
六月命號慶州新羅王始祖廟曰崇德殿置
參奉二員以其後孫世襲○命良家女勿選
宮人○秋八月命製問辰鐘及水銃二器皆
西洋新製鐘知晝夜晷刻雖陰雨之時易於

推測清因陳賀使送于我國銃引水自下升
高利於救火亦觀象監官得之燕中以來者
也並下觀象監依樣製造○減畿內湖西常
賦以歉荒也減關西三年田租以凋弊也

甲辰四年春正月下教八道兩都飭勸農○夏
閏四月進宴于 王大妃殿○秋七月命撤
東西郊僧舍從諫臣之言也○八月 上昇
遐于昌慶宮之環翠亭先是 上有疾不豫
彌留已久至是益沉篤 王世弟不脫冠帶
湯藥必親嘗及大漸涕泣皇皇下令遍禱于

廟社山川竟以二十五日乙未昇遐 王世

弟即位羣臣議 上德行功業上謚曰德文

翼武純仁宣孝廟號景宗

國朝寶鑑卷之五十六